

进口葡萄酒消费群体逐渐扩大

来自葡萄酒智情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进口葡萄酒饮用者总计 3800 万人，较 3 年前 1900 万增加了 100%。

进口酒消费人数的增长潜力是庞大的，当前进口葡萄酒饮用者人数只占中国

城市成年人口数量的 10%。在城市成年人口中，中产阶级的人数更少，只有 9500 万人，这个阶层的定义是一线城市人均月收入在税前不低于 6000 元，二线城市月收入不低于 4500 元。

调查发现，中国进口葡萄酒消费者群

体的扩大，都是以年轻女性为主，2012 年，葡萄酒智情机构开始研究中国市场，30 岁以下进口酒消费者仅占 30%，3 年后比例近 50%。

葡萄酒消费主要以放松、娱乐为目的，另外人们也开始喜欢上葡萄酒的口感

了，此外消费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自我表现，喝葡萄酒是成功身份的标志，让人们感觉更加成熟、现代，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葡萄酒饮用也是朋友、生意伙伴之间的社交调节剂。

(中投)

太昊御酒敬人祖



12 月 2 日上午，河南四五酒业用新品“太昊御酒·姓氏封坛 ”酒在太昊陵祭祀中华始祖人文伏羲，为该酒推广作最后准备工作。

酒是传承千年文化的信使，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为弘扬太昊伏羲文化，河南四五酒业推出 63 度 50 斤装的“太昊御酒·姓氏封坛”酒。该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甄选优质精粮，沿用老五甄之古艺，多味结合，陶坛存放，自然老熟，形成特有的丰盈挺拔、醇厚绵软的口感。

记者 付永奇 摄

宋河粮液荣获中国白酒“自然香”品类领军品牌

本报讯 昨日，笔者从河南宋河酒业获悉，在南京世茂滨江希尔顿大酒店盛大开幕的“发现品类的价值——中国酒业品类发展高峰论坛暨品类冠军颁奖典礼”上，宋河旗舰产品——国字宋河以自然香型获得全国消费者普遍认可，在民意投票中居全

国第四名，荣获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奖。

对此，省酒业协会蒋辉秘书长说，最能代表豫派风格的香型，就是自然香，河南，就应该是自然香的地方。宋河总裁王祚杨表示，“道法自然”正是宋河酒在酿造过程中所

追求的一种境界。宋河酒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蕴含着“道法自然”的哲学，比如制曲，培养过程中全靠自然界的微生物自然发酵。而各个环节的工艺，也都是敞开式，和自然环境相融合，源于自然，发于自然。所谓自然香就是不添加任何香精的那些优质粮食的最纯

粹的味道。

“白酒要回归产品品质，势必要用产品本身去沟通、链接消费者，所以，我们对白酒品酒师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调制美酒这一单一方面，而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面向市场，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去描述白酒，传播消费者听得懂的白酒文化。”而宋河粮液获得的自然香品类冠军的荣誉正是对其专注工艺与消费者体验的最好回报！

(李杰)

在高河套村的日子

我家在扶沟县城，1975 年 7 月高中毕业，接到县里的下乡通知。那天，县知青办和城关镇将全县所有高、初中毕业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学生，集中在县城大礼堂开欢送大会，向下乡知青配发了大红花，然后敲锣打鼓、送上汽车。

中午时分，我们一行 36 名知青来到下乡地点——扶沟县城北十里远的高河套大队知青点。那时，高河套大队归属于大李庄公社。大队没有迎接仪式，县知青办的人与大队的干部接了头，就让我们按男生、女生分别住进了 4 栋平房里。我们的管理方式是“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36 名知青，正好分 4 个组，分别安排到高河套大队的第一、二、三、四生产队，我与另外 8 位同学分到了第二生产队。

高河套大队是县里的农业典型村，特别是在营养钵棉花种植与推广方面，领先全省乃至全国。全大队棉花种植面积占到农作物面积的 2/3，农民种植棉花，人人称得上是把好手。我们大多数农活是棉田的活，不是打钵备土、备料，就是育苗移栽，或者打药、施肥、整枝打杈、摘花、晒花、轧花。余下的农活，多是送粪、打畦、锄地、收割等

大田生产。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可以伴随着县知青办赠送的留声机上唱几句，娱乐娱乐，一天的劳累很快就消失了。有时候，还打打篮球，知青集体生活还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

高河套大队的支书高喜，是个精明人，工作能力强、人缘好。当时知青的名声不好，常有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高喜支书怕我们给他捣蛋，就利用我们上进、逞强等心理，把我们知青中稍有些能力的人都安排成生产队的干部，于是我们知青点的多数人就都有了“头衔”。我被授予第二生产队的生产队长职务，负责敲钟、上工派活和大田生产调度，这是我有生以来干的管人事最多的一个“官”。我自感有压力，责任感非常强，事事率先垂范，全身心投入工作。

现在看来，小小年纪、小小队长，既不容易，也不简单，百十号人，朝勤晚息，所有事考虑安排，亲力亲为，天天如此，我确实得到了锻炼。

高河套是黄河故道，土壤沙化严重。为了改良土壤，当时大李庄公社的党委书记朱法勤倡导并带头拉淤土压沙，就是在冬季农闲时组织劳动力到附近的贾鲁河滩

拉淤土，放到大田地里风化，等来年春上撒到地里与沙土掺和，改良土壤。为了多挣工分，我们知青谁也不再偷懒，两个人一辆架子车，天不明就起床，跑到离高河套村三四里远的贾鲁河河滩去拉淤土。那时冬天很冷，去时，我们冻得要死，回来时累得要命，就这样傻干了一个多月，挣了几百个工分，虽累犹欣。

1977 年，知青点的人员开始陆续返城，先是几个知青回去，后来走了 5 个当兵的。走的时候我们合影，心里五味杂陈，多么不希望大家就这么散去。其实，随后就轮到加入离去的人群。

1977 年下半年，我们从广播、报纸上得知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都犹豫不决。高喜支书黑下脸下逐客令：“愿意考大学的，回家复习，不愿考学的，一块儿上河工，明天知青点封伙”。“封伙”就意味着没饭吃了，上河工肯定要受冻受累。大家纷纷选择了回家复习，现在想一想，感觉那时的高喜支书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他有意在暗地里支持知青们考学，将来有个好前途。

1977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我们在大李庄公社中学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就像过年。高考之后，所有

的知青都回去上工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旧样。1978 年春天里的一天，我正在地里浇棉花，突然有人喊我，告诉我有我的挂号信。我丢下铁锹，赤脚跑回知青点，果然有我的信。我太激动了，心咚咚地跳，打开信封，里面竟是一张《入学录取通知书》，我被周口地区农业学校录取了。我抑制住自己的喜悦，几乎是冲回到地里，洗脚穿鞋，扛了铁锹，谁也没打招呼就奔回了县城。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就意味着离开农村找到了工作，就意味着由知青将要变成干部了，也就意味着我的人生将步入新的历程。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很快被村民们知道了。该走了，村里人纷纷来串门，送几斤粮票，兜几个鸡蛋，有的还送两条枕巾。的确在相处的日子里，我和这里的村庄、村民、知青战友，无形中已经结下深深的情谊，这种情感黏黏的，一辈子割舍不了。走的那天，我的工分结算了一麻袋玉米和一麻袋小麦，二队派小手扶拖拉机送我回城，送我的人排了好长。再见了，高河套，让我成长、进步和难忘的地方……

(何建康)

“我的知青岁月”征文

主办：周口报业传媒集团酒水部
协办：周口怡景田园餐饮有限公司